



拾味集

陈老师的收藏

□ 裴金超

教师节，街上的花店又开始忙碌起来。初秋的凉风混着各种花香，直往鼻子里钻。路过一家花店，忽然想起我初中的语文老师陈老师就住在附近，如今算来，怕是早已过了古稀之年。记忆中的她，中等身材，戴一副红框眼镜。她讲课声音不大，却极具穿透力，一字一句都能直抵人心。

脚步顿了顿，我推开了花店的门。捧着一束康乃馨和百合组成的花束，循着记忆中的路，向陈老师家走去。记忆里的巷子好像变窄了，青石板路被踩得溜光水滑，两边的老墙上爬满了绿油油的藤蔓。当年的门牌号还在，小院的木门还在，我犹豫着抬起手，扣响了门环。

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。开门的老人腰背有点佝偻，白发如芦花，只有那双眼睛还透着记忆中的威严。“你找谁？”她问。我有点期期艾艾：“陈老师，您是您的学生……”她眯眼打量着我，忽然笑起来：“哦！想起来了，你是小裴！咱们可二十多年没见了。”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。陈老师看出我的窘迫，连忙侧身招手说：“进来坐，进来坐！”

陈老师家的小院不大，方方正正，却种满了花草。屋檐底下整整齐齐摆着书，全拿塑料布细心盖着。木桌上摊着一本《诗经》，书页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。陈老师招呼我走进她的书房，她打开屋角的一个大柜子，只见里面层层叠叠，摆满了泛黄的本子，每一摞本子上还编了号。陈老师按图索骥，良久，抽出一本泛黄的作文本和一个牛皮纸信封。信封上面写着：99届裴。

“喏，你的。”她递给我，“你们当年的作文本，我还留着呢。”

我双手接过，翻开第一页，是歪歪扭扭的标题《我的理想》，第二页是《春天的发现》，第三页是《雨巷》……一直翻到一篇《母爱》，我写母亲“黑发里藏着几根银丝”，她在下面勾了波浪线，旁边批：“观察入微，然‘藏’字不妥，银丝何需藏？光明正大才是。”最后一行，她写道：“你有天赋，不要放弃写作。”陈老师改作文一向极仔细。每遇佳句，必以红笔圈出，旁批“妙极”；若有疏漏，则细加修正，末了总缀一二鼓励之语。我的作文本上密密麻麻全是她的笔迹，有时红字写得比我的蓝字还多。

回忆瞬时涌上心头。那句话，她当年写在作文本上，而我竟从未注意——那时急着看分数，瞥一眼后，就没有再仔细去看批语，更忘了当初的作文本居然被老师收藏着。

我又打开了陈老师递过来的信封，里面是几朵压扁了的千牵牛花，红的、蓝的、紫的。一下子，我就想起了25年前的那个教师节，我们几个同学商量着给老师送礼物，几个农村孩子，囊中羞涩，又想着花钱买了礼物老师肯定也不会收，我便在上学路上随手摘了几朵颜色不一的牵牛花……“这是你当年送给我的教师节礼物。”陈老师看着我，笑眯眯地说。

我紧紧攥着那只信封，内心五味杂陈。原来真的有老师会珍视学生这样小小的心意，一藏多年，从来都不会得丢弃。

坐在小院，我和陈老师聊了很多。说起以往教过的学生，有的成了作家，有的当了老师，有的是企业高管，有的是普普通通的工人……“但都活得堂堂正正。”她眉眼间都是自豪：“我的学生就像蒲公英，随风吹到哪里，就在哪里稳稳扎根。”

的确，陈老师是出色的园丁。她用爱与知识，和风雨雨地浇灌一茬又一茬小苗——这些小苗怀揣老师给予的火种，走去更远的路，去照亮更远的地方。



爱上那条街

□ 桂 子

若是睡得舒坦，起得利落，神清气爽的我定会去小区附近的“小王府井”转上一圈。

“小王府井”其实是隔壁小区名门世家里的一条街，百米来长，二十多米宽，两侧店铺挨挤挤，五脏俱全。肉铺、鱼摊、菜店、药房、水果店、零食铺、五金行、理发店、中医馆、茶饮档口一字排开；吃食更是诱人，面饺、拌饭、牛骨粉、猪脚饭、水煮、烧烤、螺蛳粉、包子、油条、豆浆、肉饼汤……热热闹闹填满了街道。

我喜欢绳金塔的猪血粉配鄱阳湖的油条，也喜欢坐在店铺外头——街面正中的位置最是敞亮，视野舒展，吃得也自在。街口新开的牛骨粉店，还没试过味道，倒有几分惦记。

“小王府井”的中心是个圆形花圃，说是花圃，其实没什么花，只有几丛低矮的绿植。一块一米来高的石头上刻着“小王府井”四个字，不怎么起眼，倒也透着点随性。周围一圈石凳，能坐能躺，空地上总聚着三五成群的人，天南海北地聊，家长里短地侃；孩子们就在旁边追跑嬉闹，笑声脆生生的。偶尔还能听见“磨剪子嘞——戥菜刀——”的吆喝，老手艺人或来凑个热闹，有回竟来了个打爆米花的，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。

看来这“小王府井”的名气，早就传开了。要说缺憾，就是缺棵老樟树——若是有那么一棵能遮半边天的老树，老老少少便能在树荫下纳凉歇脚，更添几分惬意。整条街虽小，却在人来人往间蒸腾着烟火气，和街道外那个行色匆匆、带着点疏离的高楼世界截然不同。

我还爱逛“小王府井”季节分明的早集。

每日早上七八点光景，挑着担子、提着竹篮的卖菜人准时涌来。藜蒿、鱼腥草、马齿苋、瓜子金、香椿、荠菜、蒲公英、野芹菜、野蕻、竹笋、地皮菇……春天就这么铺在地上，水灵灵、鲜亮亮的，任人挑拣掂拨。入了夏，地面上的光景又换了样：藕带、栀子花、土豆、花生、空心菜、蒿头、冬瓜、玉米、辣椒、西红柿……应季的鲜灵劲儿一点不含糊。除了这些地鲜，龙虾、黄鳝、螺蛳这水鲜“三件套”也赶着上岸。

黄鳝是要吃的，用郢县豆瓣酱烧得入味，再开一瓶南昌老8度，简直是绝配！龙虾和螺蛳就随大流尝两个，总觉得剥壳挑肉太费劲，不大合心意。但逛“小王府井”，华姐鱼铺是必去的。小时候在乡下，物资不算丰裕，嘴馋肉的时候，多亏母亲巧手张罗，吃鱼倒是家常便饭。大概是那时吃刁了嘴，只认野生的鱼。若是当天鱼铺没有野生大翘白，那就买点小棍子鱼——总归是河里的鲜物，从不问价，称了就走。

鱼铺的夫妻俩是机灵人，手脚麻利，嘴也甜，算账时从不斤斤计较，买鱼还会顺手搭把葱。“小王府井”街中心之外，就数他们家最热闹，哪怕不买鱼，也总有人围着，你一言我一语闲聊，夫妻俩个个应和，买卖就在这热络劲儿里做成了。

我总觉得，这对夫妻开鱼铺真是屈才了，这么会聊天，干大买卖也准能成。



□ 徐龙宽

一觉醒来，推开门，清爽的空气便猛地撞入怀里——秋来了。我所在的地方，是梁山县西北角，一片被黄河旧河道环抱的滩区。这里的秋，总带着几分仓促与深沉，还有几分水泄进风里的粗犷与坦荡。

瓦檐很老，黑黢黢的，不知看了几代人的悲欢。平日里倒不觉得它特别，一到秋天，它的意义便格外凸显。夜里落一场雨，清晨时分，雨水顺着瓦垄间的凹槽，一滴一滴地坠下，砸在檐下的青石上，发出清脆寂寥的响声。那青石已被岁月与滴水凿出一个小坑，像一只凝视苍天的眼睛。立在檐下听这断续的水声，我总觉得那是时间的滴答，是天地在季节更迭时发出的微妙音律。

滩区的土地，是黄河几度改道后留下的淤土，肥沃厚重。秋日的田野，像一幅正被迅速卷起的彩色画卷：玉米秆子已染了枯黄，却仍倔强地挺立着，叶片在风里沙沙作响，似在诉说夏日里汲取的每一寸阳光；大豆地则一片沉默，豆荚早已成熟饱满，仿佛风只要轻轻一吹，就会噼啪作响。父亲蹲在地头，捏起一撮土在指间细细捻碎，眼神里满是丰收的期盼：“你看这土，半干不干的，最适合播种。可秋天头头毒、风又勤，过不了几天就会干透，还得赶紧浇水。秋收啊，就是抢收抢种，既要趁着好时候把庄稼收回来，也得赶在节气里把下一季的庄稼种下去。”



黄河故道的秋，确实与“抢”字分不开。天色总带着几分苍黄，云也走得极快，秋风一阵紧似一阵，不由分说地卷走树梢上残存的叶片，也催着人手脚不敢停歇。机器的轰鸣裹着人声的鼎沸，金黄的玉米棒子源源不断地倾泻入仓，那声响，是秋日里最饱满的乐章。可在这片被黄河水缠绕的土地上，再热烈的丰收，也藏着一丝隐忧。天际线下，蜿蜒的黄河大堤既镇守着这片冲积平原，也有着黄河水沉寂之下的威压。秋汛虽不似夏汛那般暴烈，可河水那抹挥之不去的浑黄，总让人想起它泛滥时的雷霆万钧。这般想来，丰收的喜悦便如瓦檐上的秋阳，明媚，却终究还有些抢秋脚跟。

这时，瓦檐成了秋天最好的观景台，也是最妥帖的避风港。劳作间隙稍作歇息时，捧一碗滚烫的粗茶，坐在檐下的凳子上，抬眼便是一幅斑斓的画：金黄的玉米挂在檐角，五彩的辣椒串成垂垂着，火红的高粱穗子也晾在一旁，还有半干的红枣摊在竹匾里，在风里慢慢散着水汽。透过瓦檐的间隙望出去，能一直看到远处蔚蓝的天。这时心里便浮起些零碎的诗句：“窗前葡萄悬藤紫，门外青枝落地黄。”“豆角丝瓜架上吊，柿子辣椒赤红悬。”原来这檐下的秋，已不只是季节的符号，更成了一种心境。

午后，骤雨忽然落下，雨点密集地敲打着瓦片，奏出万千琵琶急奏般的声响。母亲望着雨帘叹道：“这雨，是在催场了。”“催场”，是说要赶紧把场院里最后的粮食归仓。她的话平淡无奇，却藏着最朴素的生活哲理。千百年来，不正是这般的“催”，催着季节更迭，也催着人一步步往前走么？原来秋的意味，从来都不是沉寂的，而是一场天地与生命之间庄严又溫柔的转场。

瓦檐下的秋，是听出来的，听滴水叩问时光，听风雨轻语岁月；是抢出来的，抢一季丰收的馈赠，抢一段农时的珍贵；更是悟出来的，在丰收的喧嚣里听见时间的滴答，在土地的厚赠里察觉命运的无常，最终在一滴檐水里，照见自己与这土地的联结。

人间檐下，秋复一秋，岁岁如此，又岁岁如新。



烟火帖

烟火子固路

□ 张馨艺

“老三样？”

“哎——老三样！”

清晨的子固路飘着油香，我寻着味儿坐下。店主是年轻的夫妻俩，老板笑呵呵把油条递过来。油条还冒着热气，捏在指尖里有点麻麻的。撕开一角，里头的孔洞松松软软，咬下去，面香混着油香直往鼻子里钻。

瓦罐汤刚从炭火炉上提下来，粗陶罐子烫得要垫着纸才能拿。揭开盖子，肉饼的鲜混着墨香的香漫出来，喝一口，烫得舌尖直跳，却忍不住又吸溜一口，让暖流顺着喉咙往胃里淌。我喜欢把油条泡进汤里，浸得半软，咸香裹着面的清甜，一边慢悠悠嚼着，一边看老板熟练地往拌粉里撒上葱花、萝卜丁、辣椒末，再淋两勺生抽……叫了拌粉的食客一手接过，一手拿着筷子往盘子里一搅，米粉滑溜溜缠上木筷，带着腌菜的脆和酱油鲜味的粉便吸溜进嘴里，熨帖得很。

五年级的暑假大抵就是这样开启的。

等碗底见了白，我抹抹嘴往琴行走去。油香渐渐淡了，换成街角老樟树的清香。琴行的卷帘门刚拉开半扇，蔡老师偏头笑着看我：“来练琴了？你是第一个。”

我钻进门内，指尖按上熟悉的和弦。父亲便拎着空布袋往琴行隔壁的大菜场去，回头喊句“练完等你妈”，声音远远地送来。菜场里该是热闹的，父亲总爱半蹲下来跟摊主讨价还价，不久，他手里的袋子就慢慢鼓起来。

日子像琴键上滑过的音符，连续而又跳跃。在子固路烟火气未散的晨光中，我已习惯了父亲电动车后座的颠簸。这条路，有自行车的铃声、公交车的喘息、路边炸麻团的油响。一路上，父亲的车把子左拐右绕，我的书包总在拐弯处随着颠簸撞着背。

中考结束的那个暑假特别热，子固路的蝉鸣因此也格外响。那家开了三年的山东炒饭店换了新招牌，里头的老板却还是老样子，挥着大铁铲翻炒瓜子，焦糖香顺着敞开的门四散。喜糖一条街从早到晚都是笑盈盈的，不时有人拎着印着“金榜题名”“百年好合”的喜糖礼盒从店里出来，脸上的笑比糖纸还闪亮。

后来搬了家，在红谷滩的高中走读，却总感觉校门口的香樟不及子固路的苍劲。再后来，是带着嚷着要感受地道南昌味儿的大学生朋友，一头扎进子固路。那里那卖拌粉瓦罐汤的小店还在，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蹲在青石板上数蚂蚁，和当年的我一模一样。“是我女儿，”老板的声音从门帘里透出来，他探出头对我笑，“长这么大了！”

热气腾腾的瓦罐汤一端上桌，熟悉的鲜香扑面而来。朋友迫不及待喝上一口，烫得直呼气，却又竖起大拇指。路过原来学琴的琴行，里边穿着白色公主裙的背影跟着节拍反复练习，恍惚间似乎看见曾经的自己。

暮色漫上来时，老樟树影斜斜铺在地上，子固路的夜色变得斑驳不定。朋友说，这里的时间走得真慢。

“她爸，去买包盐回来——”

不知身边那一扇门“哐”地打开了，随着女主人的声音，有一个男人走出来，朝边上小杂货店踢踢踢地走去。光拉长了他的影子，我们踩着他的影子，也慢慢地走。



请你吃『大餐』

□ 汪葆夫

余香巷东头有一家小饭馆，店面不大，顾客也不多，但挺干净。爸爸爱带着我和哥哥到这里吃“大餐”。

这天正吃着呢，邻桌的小伙子叫了起来：“哎哎哎，你谁啊？怎么坐下就吃啊，起开！起开！”原来是不知从哪冒出来一个看起来有点呆呆的老汉，不声不响凑近去端小伙子们的饭菜。被小伙嫌弃后，又伸手去抓边上一个胖顾客的菜吃，被胖顾客呵斥：“走走走，一边去！”

被驱赶的老汉有点委屈，转眼看到我们这桌，眼睛一亮，直奔过来，抓起杯子就倒饮料喝。

大哥望望爸爸，又望望我，满眼写着“你认识他？”的疑惑。我张开嘴说了个口型：“不认。”

爸爸给了哥哥一个安抚的眼神，抽出一双筷子递给老汉：“老哥，给，你随便吃！”

“添一双筷子的事，这么大了年纪了，不容易。”爸爸转头对我 and 哥哥说，然后把盘子推到老人面前。见状，大哥和我也把其余盘子里的菜夹到老人跟前的盘子里。

老人看旁边桌子上的客人正吃红烧肉，眼馋起来，“我要吃红烧肉！”

我忍不住笑了：“这大爹，真不把自己当外人。”

爸爸却喊服务员：“再上一盘红烧肉！”

不一会儿，服务员不仅给上了红烧肉，还接二连三给我们上了当归牛腩、九转大肠、爆炒腰花、糖醋鲤鱼。大哥急了：“我们没点这些菜呀，你上错了。”

服务员微笑着说：“没上错，这几个菜是我们老板送的。”

（本版配图为AI图片。制作：钟秋兰）

大哥疑惑了：“我们不认识你们老板啊，哪有送这么多菜的，你们店搞促销活动？”

服务员摇摇头：“没有促销活动，真是老板送的。”

我悄声问爸爸：“该不会有什么大坑吧？”

爸爸微微一笑：“别怕，有我呢，尽管吃。”

在我们的注视中，老人打着饱嗝吃得满嘴流油。爸爸微笑着问：“老哥，吃得还满意吗？”老人连连点头：“好吃，满意！”

我们起身去结账，服务员说：“老板有交代，您这桌免单。”

“免单？”这轮回轮到爸爸惊讶了，“我真不认识你们老板啊！”

“是这样，先生……”身后传来女老板的声音。我们转身，看见女老板正搀扶着那位老人笑吟吟走过来，“不好意思，打扰到你们了。”女老板指着老人介绍，“这是我爸，我妈去世早，他有点老年痴呆，我只好把他带到店里照料。”“刚才我有事缠手，没注意我爸跑出来，给您添麻烦了。”

爸爸微笑：“这没啥，谁没个老的时候，一顿饭嘛！”

女老板眼眶微红：“不，你们是第一个没嫌弃我爸还请他吃‘大餐’的，所以我也邀请你们吃‘大餐’！”

爸爸激动得连连摆手：“不不不，你才是榜样。这么忙也不忘陪老人，不容易！”

妈妈去世后，我从来没有看到爸爸这么情绪外露过。从店里已走出很远，他仍频频回头，轻声自语：“这老板真不错！”

闲话铺

买冰棒

□ 王大锤

给女儿满儿妹买冰激凌，顺便买了一根老冰棒。扯开老包装，晶莹剔透；轻含，透心凉。“嗯，没错，还是那味道。”我忍不住自语。“爸爸，那是什么味道呀？”满儿妹问。“就是那年的味道啊。”我笑答。

那年的夏日，喇叭花开得恣情肆意。几朵错过花期的栀子花，清香蓬勃。瓦蓝的天空，悬浮着几朵棉花糖似的白云。透过梨树的密叶层，几只黄香梨，稀稀朗朗挂在枝头，一群黄蜂儿绕着梨子转，被蜇过的梨子像打了蜜，甜得发鲜。树下，铺张凉席，几个大人，盘腿而坐，摇着蒲扇，喝着茶，唠家常。

我们一群光膀子的孩子，嬉戏在小河里。河水清浅，一个猛子扎下去，浮出水面时，手里举着河蚌。另一个，跃出水面，手里也举着河蚌。比大小。

“梆——梆梆——”忽然传来梆子声，敲碎了“蝉噪林逾静”。

“冰——棒——”“雪糕五分，赤豆三分。”叫声落下，河面出现短暂的安静，突然，像一群受惊的鸭子，用蹼点着水面，我们扑腾着，游到河边，爬上岸。

卖冰棒的顶一顶凉帽，肩头搭一块毛巾，毛巾已经发黑。一件背搭子，贴着前胸后背又黑白分明——白的是背搭子，黑的是皮肤。皮肤上渗出一层密密的汗。二八大杠后座上，架一只老旧的白色木箱，箱子两侧和后座之间用绳子连接，拴上细竹，挽紧固定，再套上一根车轮内胎勒紧。木箱正面是两个斑驳的朱红字“冰棒”，掀开箱子，是白色泡沫，泡沫里裹着棉垫，揭开棉垫，里面整齐码放着一排排冰棒……猝不及防，一股冷气蹿出，整个夏天都有了凉意。

卖冰棒的一手扶住车头，一边用小木块敲着木箱，走一路，敲一程，车子后面扬起轻烟般的尘土。

“梆——梆梆——”这是悦耳的声音。

“冰——棒——”这是甜蜜的吆喝。

都是本乡本土人，哪家娃多，哪家嘴馋，哪家有钱手脚敞，卖冰棒的熟门熟路，到了这家屋子旁，放缓速度，把木箱敲得更加脆响，连引吭高歌的鸣蝉也沉默了，躲在枝丫间嘴馋。

为了一支冰棒，总得磨蹭很久，而讨到的，经常是一顿巴掌。“啪！啪！”巴掌一停，哭声响起。“梆——梆梆——”外面卖冰棒的敲得更欢，挑衅似的。谁家的妈妈压不住火了，“噌”地蹿到屋外：“你个打靶的，弯弯绕绕，一肚子坏水，孩子被打得哇哇叫，满意了吧？就不买！”卖冰棒的讪笑几声，低眉顺眼地走了。

奶奶也会打我，我惯用的伎俩是在地上翻来滚去。经不住闹，奶奶掏出手帕，左一层右一层，打开，数几毛钱给我。一骨碌爬起来，我顾不得脸上两条细细弯弯的小河，一路追赶：“买冰棒哦，买冰棒哦。”再不对，卖冰棒的就要走不见了。

把冰棒包装纸绕到木棒底部左右打开，犹如在夏天，看见一朵盛开的雪莲花。舔上一口，舌头一麻，像是被冰烫了一下。缓过来后，长舒一口气，是浓浓的奶香，浓浓的甘甜，和浓浓的满足。

天气热，“滴答、滴答”，冰棒一点点融化，我这小嘴吮得匆匆忙忙。在心里，盼着这冰棒化得慢些，再慢些。末了，还把冰棒棍塞在嘴里，舔了又舔，咬了又咬，缠缠绵绵，未尽，伸出舌头，在嘴唇上左三圈，右三圈，把残留的甜浆凉意勾到嘴里，啧啧！

有时，冰棒受热，身子变软，舔到一半，突然倒下，任是手忙脚乱，也没有抢住，看着地面上的冰棒，融化，蒸发，消失，就像光阴——是一场无从对抗的流逝。

“爸爸，给……”遐想间，满儿妹递给我正在消融的冰激凌，仿佛递给我那已经消逝的童年。我心里一暖，抱起满儿妹，来到天禄湖畔的儿童游乐区。我坐在跷跷板的低处，满儿妹坐在跷跷板的高处，她伸展双手，俯仰之间，仿佛触及天空的澄澈辽阔。

第10期

樟树下

电话：0791-86849235
本版邮箱：32028011@qq.com